

马氏中山篆奠基人 马可仲

马氏中山篆

马氏中山篆 马歌东
行书配帧 张芳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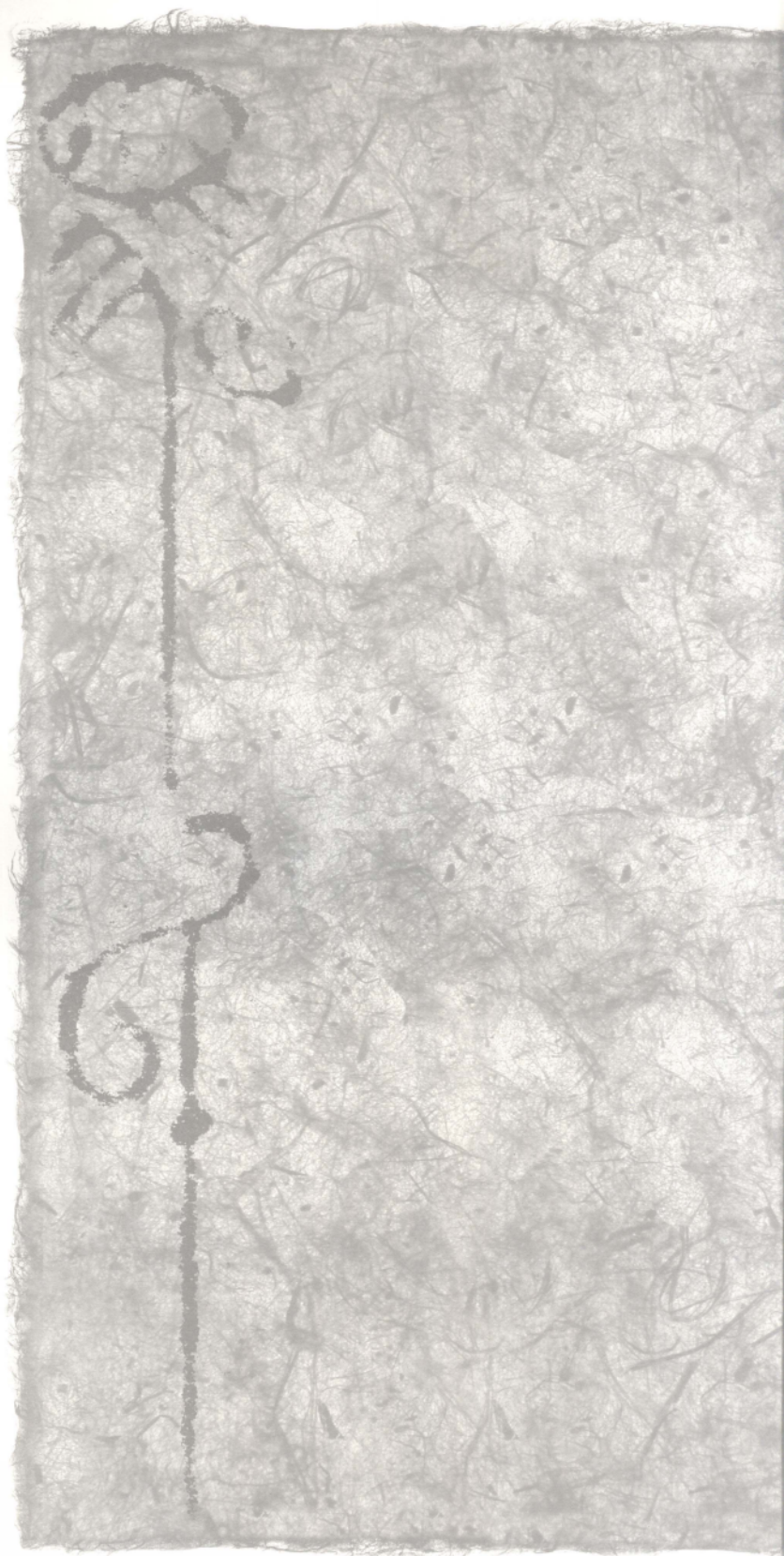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马氏中山篆

马氏中山篆奠基人 马可仲

马氏中山篆 马歌东
行书配帧 张芳



中国青年出版社

馬氏中山篆作品集

(京)新登字883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氏中山篆作品集／馬歌東、張芳書——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06-8506-7

I. 馬… II. ①馬…②張… III. 篆書—作品集—

中國—現代 IV. J292.2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8)第71810號

作者：馬歌東 張芳

責任編輯：王欽仁

裝幀設計：[日]敬人設計工作室 呂敬人+黃曉飛

出版發行：中國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東四十二條二號

郵政編碼：100708

網址：www.cyp.com.cn

編輯電話：010-64010053

發行電話：010-84039659

印刷：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經銷：新華書店

開本：787X1092 1/8

印張：14

版次：2008年12月北京第二版

印次：200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56.00

本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憑購書發票與質檢部聯系調換

聯系電話：010-84047104

作者簡介



馬可仲（一九二四—一九八七）

又名培權，號瘦鶴，河南民權人。原西安鐵路局技術幹部，鄭州鐵路局西程文協會員，老協書畫研究會顧問。書畫作品多次獲全國鐵路系統獎。

十六歲河南藝術師範學校畢業後，相繼就學于蘇州美術專科學校（校長顏文樑）、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劉海粟）。在校期間舉辦個人畫展兩次，并獲上海美專旅行畫展第一獎。

書作《李白·哭晁卿衡》入選日本《中國陝西省書道展作品集》。

編選并手書其父佛橋公《二知齋詩集摘錄》于日本出版。



馬歌東

又名德懋，一九四四年農曆五月五日生，河南開封人。陝西師範大學古代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陝西師範大學書畫研究會理事，西安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兼職教授，日本中國學會會員。一九八七—一九九一年應聘赴日本福井大學講學并先后兼職于金澤大學、北陸大學。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日本漢文學研究、中山國出土文字書法價值及應用研究。

主要著述有：專著《日本漢詩溯源比較研究》《日本漢詩三百首》，譯著《日本白居易研究論文選》，合著《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中國古典文學》，編著（副主編）「唐宋名篇朗誦經典」叢書之《唐詩》《宋詞》《唐宋散文》。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馬氏中山篆書作《陶淵明·飲酒》《劉禹錫·陋室銘》分別發表于《三秦都市報》《藝苑存珍：陝西師範大學師生書畫集》。



張芳

又名芳草子，一九四六年農曆七月二十九日生，河北景縣人。原陝西師範大學檔案館主任科員。陝西師範大學書畫研究會會員。在日本福井大學留學期間曾選修書法家村寄健一先生的書道課程。歸國後翻譯發表過日本小學生優秀作文及日本昔話等十余篇。詩作《夜宿南五臺》《嗶，老屋！》被日本《長安詩家作品選注》收入。《學籍檔案——假文憑的克星》《「一夜成龍」與虹橋坍塌》發表于《陝西日報》等報刊。書作《李白·菩薩蠻》發表于《藝苑存珍：陝西師範大學師生書畫集》。

序

一九七七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在平山縣三汲鄉一帶發現了戰國時期中山國都靈壽城故址，并發掘了中山王罈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銅器及玉器，其中有銘文之器五十餘件，而尤以鑄刻着長篇銘文的中山王罈方壺、王罈大鼎、紆蜚圓壺等所謂「中山三器」最為人注目。三器銘文時間比小篆早近百年，字形修長優美、圓潤流暢，書體風格與此前的甲骨文、金文，此後的小篆等皆大異其趣。此次發掘引起了歷史、考古、古文字學界濃厚興趣，迄今已發表論文三十餘篇。令人遺憾的是，如此重大的古文字新發現却一直未能引起書法界的應有關注。有鑒于此，本文不避謬陋，擬從中山國史述略、「中山三器」銘文釋文、中山文字之古文字種類歸屬、中山文字三種書體風格比較等四方面入手，對所謂「中山篆」及「馬氏中山篆」作以較為全面的介紹。

中山國史述略

史籍中有關戰國中山的記載甚少，因此其歷史充滿謎團。但依有限的史籍及此次出土的「中山三器」銘文可知，戰國時期之中山國始建於公元前四一四年，覆亡於公元前二九六年。與當時號稱「萬乘之國」的七雄不同，中山方圓僅五百里，與宋、衛皆屬「千乘之國」。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偏西，大體上位於春秋時期鮮虞族所建中山國之故地。

中山國先後有過六位君王：

- (一) 中山武公 武公是中山開國之君，於公元前四一四年建中山國，定都于顧（今河北省定州市）。
- (二) 中山桓公 桓公因「不恤國政」，於公元前四〇六年被魏文侯所滅。後又於公元前三七七年之前復國，徙都靈壽（今河北省平山縣）。
- (三) 中山成公 成公「早棄群臣」，享年不長，卒於公元前三二七年。
- (四) 中山王罃 王罃即位於公元前三二六年，是一位勵精圖治之王。其一生有兩件大事可載入史冊：其一、中山於公元前三二三年參與「五國相王」，從此中山國君由「公」昇而為「王」；其二、公元前三一四年派相邦率三軍協同齊國平定了燕國之亂，并于翌年將從燕國所得銅器鑄為方壺、大鼎并銘文其上。其卒年當在公元前三〇七年趙國大舉「北略中山」之前。
- (五) 中山王蜜 王蜜無力抵禦趙國連年入侵，遂流亡稱臣于齊，并于公元前二九九九年卒于齊。
- (六) 中山亡國之君 趙國公元前二九六年滅中山，將其亡國之君遷于膚施（今陝西省延安市）。

曾經强大到以千乘之國連續與燕、趙兩個萬乘之國作戰，且能連戰連勝的中山國，就這樣一瞬百年，如隕星之光劃過遙遠沉寂的歷史夜空。幸有眼前的這些殘存文物及鐫刻其上的文字，給人們在感嘆之餘帶來些許慰藉。這些歷史印記的復現，為我們研究神奇中山的歷史、文化、藝術及其書法奧秘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

「中山三器」銘文釋文

中山王譽墓出土的大量器物中，最具歷史、考古、古文字及書法研究價值的是所謂「中山三器」。其中王譽方壺與大鼎鑄于王譽十四年，鑄后即銘：方壺銘文四百五十字（含重文三，合文一），大鼎銘文四百六十九字（含重文十，合文一）；罈蓋圓壺鑄造于王譽十三年，鑄成時圈足帶有十三字記制器時間等，鑄成後又加刻九字記其重量，王譽死后，其胤嗣罈蓋加刻祭文一百八十二字（含重文五），共二百零四字。故中山三器銘文合計一千一百二十三字，其中不重復的字四百一十四個。

迄今發表「中山三器」銘文之釋文已逾十篇，探微窮奧，多有發見。雖各家不免有意見相左之處，然見仁見智，亦其宜也。今擇善而從，兼陳己見，簡釋三器銘文如下：

（一）王譽方壺銘文釋文：

惟十四年，中山王譽命相邦貯，擇燕吉金，鑄為彝壺。節於醴醕，可法可尚。以饗上帝，以祀先王。

穆穆濟濟，嚴敬不敢怠荒。因載所美，昭夫皇功，詆燕之訛，以警嗣王。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純德遺訓，以施及子孫，用惟朕所仿，慈孝寡惠，舉賢使能。天不歿其有願，使得賢才良佐貯，以輔相厥身。余知其忠信也而專任之邦，是以遊夕飲臥，寧有遽惕。貯竭志盡忠，以佐佑厥辟，不貳其心。受任佐邦，夙夜匪懈，進賢措能，亡有報息，以明辟光。適遭燕君子噲不顧大義，不就諸侯，而臣主易位，以內絕召公之業，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則將使上觀于天子之廟，而退與諸侯齒長與會同。則上逆於天，下不順於人也，寡人非之。貯曰：「為人臣而反臣其主，不祥莫大焉。將與吾君並立於世，齒長與會同，則臣不忍見也。貯願從士大夫以靖燕疆。」是以身蒙幸冒，以誅不順。燕故君子噲、新君子之，不用禮義，不顧逆順，故邦亡身死，曾亡一夫之救。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體，休有成功，創辟封疆。天子不忘其有勳，使其老策賞仲父，諸侯皆賀。夫古之聖王，務在得賢，其即得民。故辭禮敬則賢人至，虜愛深則賢人親，作斂中則庶民附。於虜，允哉若言！明王之于壺而時觀焉。祇祇翼翼，昭告後嗣：惟逆生禍，惟順生福；載之簡策，以戒嗣王：惟德附民，惟義可長。子之子，孫之孫，其永保用亡疆。

(二) 王罍大鼎銘文釋文：

惟十四年，中山王罍作鼎，於銘曰：於虜，語不廢哉。寡人聞之：與其溺于人也，寧溺於淵。昔者燕君子噲，叡奔夫悟，長為入主，閉於天下之物矣，猶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為天下戮，而況在於少君虜！昔者，吾先考成王，早棄群臣，寡人幼踵未通智，惟傅姆是從。天降休命於朕邦，有厥忠臣貯，克順克卑，亡不率仁，敬順天德，以佐佑寡人，使知社稷之任，臣主之義，夙夜不懈，以誘導寡人。今余方壯，知天若

否。論其德，省其行，亡不順道，考度惟型。於虘，哲哉！社稷其庶虘。厥業在祇，寡人聞之；事少如長，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難行也。非信與忠，其誰能之？其誰能之？唯吾老貯，是克行之。於虘，悠哉！天其有刑，於哉厥邦。是以寡人委任之邦而去之遊，亡遽惕之慮。昔者吾先祖桓王，昭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憂勞邦家。今吾老貯，親率三軍之眾，以征不義之邦。奮桴振鐸，開啟封疆，方數百里，列城數十，克敵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賜之厥命；雖有死罪及三世，亡不赦。以明其德，庸其功。吾老貯奔走不聽命，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得，憚憚業業，恐隕社稷之光。是以寡人許之，謀慮皆從，克有功智也。辭死罪之有赦，知為人臣之義也。於虘，念之哉！後人其庸庸之，毋忘爾邦。昔者吳人並越，越人修教備信，五年覆吳，克並之。至於今爾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眾而囂。鄰邦難親，仇人在旁。於虘，念之哉！子子孫孫，永定保之，毋替厥邦。

(三) 封豷圓壺銘文釋文：

胤嗣封豷，敢明陽告：昔者先王，慈愛百謀，篤胄亡疆，日夜不忘，大去刑罰，以憂厥民之罹不幸。或得賢佐司馬貯，而重任之邦。逢燕亡道，駁上子之，大僻不義，反臣其主。惟司馬貯欣諂戰怒，不能寧處，率師征燕，大啟邦宇，方數百里，唯邦之幹。惟朕先王，茅搜畋獵，于彼新野，其楮如林，馭右和同，三牡汭汭，以取鮮羹，饗祀先王，德行盛旺，差逸先王。嗚呼，先王之德，弗可復得，潛潛流涕，不可寧處。敬命新地，雲祠先王。世世毋違，以追誦先王之功烈。子子孫孫，毋有不敬，黃祇承祀。

中山文字之古文字種類歸屬

我國最早成體系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是殷商至周初契刻于龜甲獸骨上的占卜文字，因占卜內容、受字材質、刻畫工具所限，文辭簡短，筆畫細硬。據《甲骨文字典·序言》，甲骨文現已整理出四千多個不同形體符號的文字，其中能辨識的約為一千餘字。

秦統一後，經丞相李斯以秦國籀文為基礎所制之規範文字史稱小篆。小篆或以毛筆書于簡帛，或鑄刻于石，形體勻稱，圓轉規整。小篆通行于秦漢間，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收存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對於上述甲骨文與小篆，歷來在認知與命名上皆無大異，而對於時間段介乎二者之間的春秋戰國文字，却自古迄今有過多種稱名，如「古文」、「鐘鼎文」、「金文」、「大篆」、「籀文」、「戰國文字」、「六國文字」等等，其間或者着眼于時代，或者着眼于國別，或者着眼于材質，或者着眼于形體，復沓交錯，不免紛雜，今略作梳理如下：

所謂「鐘鼎文」、「金文」：商周青銅器上所銘之文，宋代稱其為「鐘鼎文」，后又稱「金文」。金文成形之法分模鑄、刀刻兩大類。鑄文渾厚圓轉，刻文瘦直勁挺，以書體風格而論，二者迥異，不可不辨。

所謂「籀文」：因著錄于《史籀篇》而得名，春秋戰國間通行于秦，也稱「籀書」、「大篆」。

所謂「大篆」：與秦統一後推行之小篆對稱，有廣狹二義，狹義專指小篆前秦國之籀文，廣義還可泛指小篆前所有古文字。

所謂「古文」：亦有廣狹二義，狹義專指古文經籍中的文字，《說文解字》中有標明為古文者

五百一十字，廣義則泛指小篆前各諸侯國文字。

據上所述，中山器銘文字體作為戰國文字之一種，可歸屬於「鐘鼎文」、「金文」、廣義的「大篆」與廣義的「古文」等古文字範疇。

中山文字三種書體風格比較

中山出土文字不僅數量多，而且書體風格亦不單一，進行對比，可細分為三：「中山三器」為一類，兆域圖為一類，雜器為一類。試將三種風格說明如下：

(一) 雜器為普通書體風格，多見于小壺、燈、盆、各種飾物等雜器，或銘刻，或墨書，亦有墨書于木條者。此等均屬實用俗體，信手刻寫，隨意省簡筆畫，幾無書體美感可言。字形長寬約為一比一，略呈方形。這種書體在當時應屬最為習見者。

(二) 兆域圖為正規書體風格，是用金銀鑲嵌在銅板上的葬域平面示意圖，共四百五十字。據圖中所云，該圖共兩件，一件從葬，一件藏府，可知為朝廷重要之物。從書體風格看，字形也相應比雜器文字鄭重而規範，但仍屬實用文字範疇，書體美感追求不足。長寬約為一點五比一。

(三) 「中山三器」為藝術書體風格，其主要特色有二：

其一，「中山三器」銘文着意追求文字形體的藝術美感效果，其筆畫纖細而剛勁挺拔，其結構嚴謹而神采俊逸。字體為大小一致的豎長方形，長寬約為三比一。

其二，添加多種裝飾性筆畫，增加視覺美感，使結構更趨勻稱。如「朕」、「與」等字加二短橫，「祀」字加螺旋紋，「能」字加兩個小圓點等等。

此外還表現出書家個性風格的彰顯。只要稍加留意，即可發現圓壺銘文的前二十二行與後三十七行顯然出自兩人之手。在同一器同一銘文中，表現出書家藝術風格的明顯個性差異，這在歷來出土銘文中是極為罕見的。

綜上可知，「中山三器」銘文書體不僅是中山出土文字中最成熟最具美感的書體，而且它迥然有別于我國任何時代任何器物的金文書體風格。隨意翻開近年已將中山文字收入的《古文字類編》《金文編》《戰國古文字典》等金文大字典，「中山三器」銘文字輒以其風格非凡而格外耀眼。

「中山篆」與「馬氏中山篆」

一九八四年，古稀之年的家父買回一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他以自己獨到的藝術敏感，為書中獨具風韻的「中山三器」銘文書體所震撼，並對其中四篇評釋論文產生了極大興趣。自此，便開始了對中山銘文的傾力研究。不久，我亦受影響浸染其中。在那段意義非常的日子裏，除了為父親從校園圖書館、省圖書館借閱有關書籍，每周日休教回家，對中山書體風格的研究與探討便成了我們父子間興趣盎然的話題。首先，我們根據秦小篆可以稱為「秦篆」的先例，于一九八五年將「中山三器」銘文書體命名為「中山篆」，繼而，考慮到歷來出土的甲骨文、石鼓文、金文、汗簡等均相繼被引入

書法領域，而「中山篆」具有獨特優美的書體風格和自成體系的大量字例，也試圖為其在書法領域開拓出一席之地。

但是，儘管出土的中山文字多達二千四百餘字，去掉重複却僅有五百零五個，作為書法用字其欠缺程度自不待言。家父一直試圖根據現有五百零五字的偏旁部首及筆畫結構，參考金文古籍，創補出更多「中山篆」體新字。然而，這一浩瀚的創作工程對於已入老境的父親實在是太艱巨了。新的思路不斷取代一次次難以為繼的辛苦嘗試，父親長時間徘徊在周而復始的探索中。特別是我于一九八七年赴日講學，家父獨自焚膏繼晷，直至辭世。

歸國后，母親拿出一卷父親沒用完的宣紙對我說：「你們姊妹四個，也只有你能用上它了。」當我緩緩打開紙卷時，不禁為眼前的情景目瞪口呆——在整齊的紙張中間，竟然夾藏着已經完成了的《中山篆千字文》四條幅！此時此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親在瀕危之際對中山篆研究難以割舍的未竟之憾與事業傳承舍我其誰的殷殷苦心。

斗轉星移，轉瞬又是一十八載。十八年來為奉先父之遺志，深恐託付之无效，在應付繁忙工作的同時時有新作問世。然創作過程每步履蹣跚，并極易有失規範。為長遠計，《書譜》的創作勢在必行。為此我四處覓購借閱金文資料，特別是有關戰國文字的各種新文獻，細研中山器出土以來所有能收集到的相關論文，汲取先父的經驗與教訓。經十餘年反復探索，三易其稿，終於二〇〇七年以約五千字收筆，初裝成冊，并命名為《馬氏中山篆書譜》。

補充新字對於甲骨文、金文，甚至字數已相對較多的小篆來說都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關鍵在于科